

6
2

雪峰纪事

张乐初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张乐初 著

B D 37108

87
825
38-2
2



雪峰纪事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318862

168
雪 峰 纪 事

张乐初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南昌市印刷九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375 字数123千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4,800

统一书号: 10100·423

定价: 0.88元



冯雪峰

**雪峰！雪峰！人如其名，名如其人，名
与实相同。**

**峰最高，雪最洁，又洁又高，又高又洁。
心灵高似山峰，心灵洁如白雪！**

——汪静之

B1237108

目 录

农民的儿子	(1)
“晨光社”社员	(4)
“湖畔诗人”	(6)
毅然入党	(10)
初识鲁迅	(12)
结为战友	(15)
一帧合影	(22)
胸中有全局	(25)
珍贵的友谊	(34)
“最怀念的人”	(41)
五十年的朋友	(48)
同“第三种人”论争	(53)
在陈赓与鲁迅之间	(59)
魔爪脱险	(62)
心中的塑像	(64)
铭心的关怀	(71)
党和鲁迅联系的桥梁	(75)
寻找毛岸英兄弟	(83)

与两位美国朋友	(85)
保存方志敏遗稿	(88)
萧红的印象	(90)
饱含深情的礼物	(92)
《卢代之死》	(94)
狱中受难	(100)
秘密串联	(105)
“墙报事件”	(109)
《真实之歌》	(112)
帮助越狱	(117)
党的营救	(122)
《雪峰寓言》	(125)
奖掖文学新兵	(128)
三次回故乡	(133)
“浙东人的老脾气”	(139)
誓回党的队伍	(142)
捍卫鲁迅的旗帜	(147)
又一次“长征”	(155)
附录：参考资料	(164)
编后	(168)

农民的儿子

一九〇三年六月三日，冯雪峰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南乡神坛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取名福春，后改名雪峰。当时他一家是四代同堂，有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和三个姑母，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他从小就上山砍柴，放牛割草，以后下地学干各种繁重的农活。父亲对他管教相当严厉，甚至常常流露出一种专横和嫉恨，动辄打骂。在他进校读书以后，只要从学校回家，父亲就逼他干各种农活，不得稍有闲暇。所不同的，是他当学生以后，所挨的鞭打反而更多更重了。他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劳动和生活的艰苦磨炼中度过的。

对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是祖父和母亲。祖父是全家的当家人。他是在祖父的抚育下长大的，祖孙两人的感情超过了父子。

雪峰曾自述他的祖父是怎样一位勤奋刻苦的老农，平时在村道和山野中走过，总是留心着一些被人抛弃路边的砖头、瓦片、石头和木段之类，并把它们堆集在自己的宅旁，一年年的积累起来，看看已经够数，就拿这些当做材料，自己动手盖房。他家有阁楼的屋院就是这样扩建起来的。

后来，雪峰从上饶集中营出来，同友人又谈到他的祖父：他家那座江浙风格的农舍，被日寇焚毁，已是瓦砾一

堆。他的祖父还健在，腰板还那么直，身骨还那么硬。老人面对瓦砾形成的废墟，说：“砖，要一块块捡出来！石头，要一块块码起来！粮食，从今往后，要一穗穗捡起来，一把把攒起来！今年换根柱子，明年再买根大梁，再操劳三年五年，盖起新房来！”祖父却不想呵，自己是年过八十的老汉了！对于这种孜孜不倦的坚韧精神，雪峰说：“看！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性格，多么倔强！烧了，再盖新的！”

雪峰从小就受到浙东农民这种质朴、耿直和倔强的气质的熏陶。

他的祖父是富有心计的，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在这个祖辈辈不识字的家庭里，给长孙安排一个能写会算的重要角色。于是，雪峰九岁时便搁下牛鞭，离家入邻村私塾读书。对于他学习的刻苦和成绩的优异，祖父是十分鼓励而且喜形于色的。老人甚至将孙子写过字的纸片都小心收藏起来，并且虔诚地说：“弄脏字纸要招雷劈的！”

但是几年以后，祖父就开始防范一般读书人常产生的“离心”倾向，按照常例给十五岁的长孙领来一个十三岁的童养媳，想以此把孙子拴在自己发家事业的车子上。这使雪峰感到非常痛苦，看见她就有说不出的苦闷。每次他从学校回家，只是无头绪地痛哭。

他十七岁那年，偶然恋爱上了他的性情温和的表姊。但表姊已许人，不久就被迫出嫁了。

这两件事，都刺痛了少年雪峰的心，在他心里深深地埋下了反对封建礼教的种子。

最爱他的是后来死于痲病的母亲。全家只有她反对给儿子领童养媳，但她受苦难的无权地位使她作不得主。她的吞声劳作，她的伴着泪水的眠歌和倾诉，她的痛苦和慈爱，在

雪峰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长诗《睡歌》，就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的。诗中这位勤劳俭朴的母亲，默默地忍受着婆婆和丈夫的虐待，她不愿意自己的悲剧在儿媳身上重演，满心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过一种崭新的幸福生活。作者在诗后加了一条跋语，说：“此篇也许可作我母亲底写真；我作时泪便比诗先出而且比诗多了。”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无知无识的农村妇女是怎样一位心地善良、胸襟宽广的母性：一向被雪峰视为陌路人的童养媳，从未叫过一声娘，而且有时还帮着祖母虐待母亲。但是，当她长大后由于与相好私通败露，几乎陷身于毁灭的绝境时，母亲不但把她认作自己的女儿，而且让儿子也认她为妹妹，还妥善地为她安排了婚事。直到后来，每逢年节，雪峰的子女们还常常到这位姑姑家走亲戚。

雪峰从自己母亲悲苦的生涯中，培育了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倔强反抗的性格和对劳苦群众深沉的爱。

“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雪峰已经小学毕业。他背着家庭偷偷跑到金华，以第一名的成绩为一个同学考上金华中学，所得的报酬是路费和食宿费，然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学校。由于读师范有官费津贴，又由于他的优良成绩，祖父后来宽恕了他的这一举动。

发祥于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地也把金华这个小城市里的学生们激励起来了。雪峰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带头反对学校当局的专横压制，发动了罢课抗议的风潮。他因此被开除了学籍，在金华已无他立足之地。

一九二一年秋，十八岁的雪峰考进了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从此，他解脱了家庭的束缚。这是祖父完全不曾料到的；父亲在咒骂的同时，气得折断了牛鞭；而母亲却难得

地破涕为笑了。

雪峰是农民的儿子。正如他对作家杜鹏程所说，中国农民的困难生活，艰辛的劳动以及坚韧的生命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严格地说，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液！

“晨光社”社员

雪峰满怀激情地来到省府杭州，跨进了浙江第一师范。这所学校，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被人赞为“当时南方最革命的学校之一”。这里，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批前辈的师长，如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叔同等，又有热切追求真理的进步同学，如潘漠华、赵平复（柔石）、魏金枝等。象山洞小溪的涓涓细流归于江河，雪峰闯进了新的生活大门。

他进校不久，就开始写作新诗，投入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他的自然、明快的诗篇，受到了先入学的潘漠华^①、汪静之^②的好评。由于对新诗的共同爱好和志趣，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①潘漠华（1902—1934），名潘训，浙江宣平人。现代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左联”。1933年12月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时被捕，次年在狱中绝食牺牲。

②汪静之（1902——），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品有诗集《蕙的风》、《寂寞的国》，长篇小说《翠英及其夫的故事》等。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人。

不久，当过小学教师而比较成熟的潘漠华，为了“聚集一些同志趣的朋辈，以增加读书的兴趣”，就向冯雪峰、汪静之等提议成立文学团体。这样，他们就共同发起，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在西子湖畔成立了“晨光社”。这是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学结社，成员除了本校的同学，还有蕙兰中学、安定中学和杭州女子师范等学校中爱好文学而从事习作的学生，也有个别教员和《浙江日报》的编辑等，共二十余人，由潘漠华和冯雪峰负责。而第一师范的汪静之、赵平复、魏金枝、周辅仁等，则是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

当时，朱自清、叶圣陶等师长，是“晨光社”这些青年从事文学创作的热烈鼓舞者和领导者。“晨光社”就聘请朱自清、叶圣陶和诗人刘延陵为文学顾问。

“晨光社”自成立后，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湖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评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同时，还举行文学“演讲会”，请名人演讲。出版过作为《浙江日报》副刊之一的“晨光”文学周刊，十天一期，由晨光文学社编，交报社出刊，发表的大多是社员的作品。当时报社认为这些是中学生的作品，是小孩子搞的，不付给稿费。尽管如此，大家的创作热情仍然很高。

雪峰在这段时间里专注写诗。十多年以后，他还能回忆起他写的第一首诗。他说：“这还是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期写的呢！那大意，我还记得：

那小鸟儿，
口噙着一朵花。
从山南坡，

飞过来！
告诉山背后的人们，
山那边已是春天降临的世界。

这是一首意境新鲜、充满了青春活力和向往光明的诗。只是从来没有发表过，因此不为人知。接着，他又写了《到省议会旁听》。这是一首辛辣的政治讽刺诗，是迄今发现的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

雪峰刚进一师时，只是对文学有所爱好，还没有立志于从事文学事业。“晨光社”的文学活动，特别是朱自清、叶圣陶等几位恩师的教导，引导他迈上了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最初一程，并且使他立志献身于文学事业。

“湖畔诗人”

一九二一年，在上海中国棉业银行做职员应修人^①，正热心于新诗写作，看到汪静之在刊物上发表的新诗，很感兴趣，次年一月，便写了封很热情的信给汪静之。从此他们通信，成为诗友。接着，由汪静之介绍，应修人也就同潘漠华和冯雪峰通信。

三月底，应修人乘有几天春假的机会，来杭州同三位诗

^①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现代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并加入“左联”。1933年5月4日，在同国民党特务搏斗中，壮烈坠楼牺牲。

友欢聚在一起。当时，四个人都是二十来岁天真、纯洁、真诚、直爽的青年，所以一见面就情投意合，无话不谈。

他们在西湖名胜古迹玩了一个星期，除了泛舟湖中，还上栖霞岭，游紫云洞，攀南北高峰，翻凤凰岭，登六和塔。他们“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心爱的诗集的”，他们“在白堤上散步，桃林下写诗，雷峰塔旁吟咏，诗文唱和，欢乐无穷”。

应修人先看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底稿，也把自己的诗稿给三位诗友看。第二天，应修人又看了潘漠华和冯雪峰带去的诗稿，就想和他们的诗合成一集出版，以作为他们这次会晤的一个纪念。他们表示赞成。于是，由应修人进行挑选，编成一册三人合集，题名《湖畔》。因出版诗集要有名义，为此，应修人又倡议成立一个诗社，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四月四日诞生了“湖畔诗社”。这是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应修人又想到，《湖畔》只选了三人的诗，而“湖畔诗社”四个诗友是缺一不可的，因而又从《蕙的风》的底稿里抄出六首小诗加进《湖畔》，作为友谊的象征，表示“湖畔诗社”有四个诗友。

《湖畔》诗集底稿由应修人带回上海，准备找一个书店出版。他先去亚东书店局接洽，没有成功。以营业为目的的书商对几个无名青年的诗集是不会欢迎的，没有书店肯出版。于是，他节衣缩食，独自筹款，自费出版了这部现实主义新诗集。《湖畔》诗集第一次印行了三千册。在当时，那是一个大胆的印数。完全出于书商们的意外，也出乎几位青年作者的意料，这本小诗集受到了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热情欢迎，书很快就销售一空。

《湖畔》诗集的出现，引起了中国新文坛的注目。文学

界的前辈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都写信来鼓励他们继续为新诗努力，并且称赞《湖畔》富有独特的风格。朱自清特地写了评论《读〈湖畔〉诗集》，加以推荐。著名的文学刊物如《文学旬刊》等，也发表了赞扬的文章。胡适曾不胜羡慕地说：“我现在看着这些彻底解放的少年诗人，就象一个缠过脚后来放脚的妇人望着那些真正天足的女孩子们跳来跳去，妒在眼里，喜在心头。”

尤其在青年读者中，《湖畔》诗集产生了深广的影响。雪峰的《落花》等诗篇，由青年学生自行谱曲，广为传唱。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风所讲的一段话，表达了当时青年们的心声：《湖畔》诗集“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青年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使我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生”。

不久，十九岁的雪峰和他的三位诗友，被中国新文坛以及青年读者们誉为“湖畔诗人”。

《湖畔》诗集的扉页上，由于潘漠华的提议，写着这样的题词：“我们歌笑在湖畔，我们歌哭在湖畔”。青年雪峰确实是在真情地笑，在真情地哭。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踏进了一个新的世界，满眼是光明的前景，然而，面对的现实却是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他感到不幸，怀着愤懑，于是象天真的幼儿，一会儿大声欢笑，一会儿又悲哀哭泣。

《湖畔》和“湖畔诗社”的第二本诗集《春的歌集》，共收录雪峰所作二十八首诗。他这个时期的诗，名篇爱情诗较多。他在婚姻问题上有过痛苦的经历，所以他的爱情诗融进了自己深沉的感情，写得动人真切，容易拨动青年男女的心弦而引起共鸣。他又是道地的农民的儿子，所以他的爱情诗透露出浓厚的泥土的清香，表现了农村少男少女纯真的感情

和对爱情的独特表达方式。他来自山村，从小就受到那里的山歌、茶歌、童谣等等的哺育，所以他的爱情诗象民间情歌那样自然、朴实、流利。因此，他的爱情诗在当时文坛上使人耳目一新，不是偶然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首雪峰早期的小诗，很能反映他倔强、执着和坚韧的浙东农民性格特征，那就是《雨后的蚯蚓》。诗中写道：

雨止了，
操场上只剩有细沙。
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
不能进退前后，
也不能转移左右。
但总不息地动呵！
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啊！

这首诗在收入《湖畔》的同时，还发表于同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署名“伴耕”。这是雪峰最早使用的笔名。这个笔名与诗意密切相关，表明他立志要象蚯蚓那样，生命不息，耕作不止。《雨后的蚯蚓》凝集了诗人不屈的坚强意志。“总不息地动呵”，小小的蚯蚓具有多么倔强的生命力！这不能不使人想起诗人在坎坷的道路上奋斗的一生，特别是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逆境中使他能挣扎过来的坚毅的力量。

雪峰是中国新诗园地的勇敢开拓者和耕耘者。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曾看过《湖畔》诗集，认为《湖畔》是很好的诗。他还特别赞赏雪峰写《湖畔》诗的精神，说冯雪峰在

《湖畔》中的诗写得非常好。他还叫别人转告，说他喜欢雪峰的诗，希望雪峰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工作。

毅然入党

雪峰上杭州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洗礼的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们，成立“书报贩卖部”，发售《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报刊。在一师任教的我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雪峰就在这个良好的环境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是《新青年》等报刊的热心的读者。

有一天，汪静之获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立即兴奋而秘密地把这个重要消息告诉了雪峰。从此，在雪峰心底升起了一轮照亮人生道路的红日。

当时，贫穷常常使雪峰陷入窘境。他不得不辍学，去当学徒，当代课教师，或者干脆失业。然而他并没有失望，生活的贫苦反而激励他去作新的追求。他决心步柔石、潘漠华的后尘，到北京去，想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

一九二五年春，雪峰揣着一颗热烈而虔诚的心，来到北京，同在北大念书的潘漠华住在一起。但是，经济困难使他不能成为北大的正式学生，他过着近似流浪的生活。他一面与王鲁彦等浙江籍的穷苦学生一起勤工谋生，充当文字校对、家庭教师、故宫博物院雇员等，一面借用潘漠华的入学